

ROBINSON CRUSOE

Robinson Crusoe

鲁滨逊漂流记

[英] 丹尼尔·笛福 著

刘荣跃 译

伦
洋
书
坊
·
经
典
12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Robinson Crusoe

鲁滨逊漂流记

[英] 丹尼尔·笛福 著
刘荣跃 译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滨逊漂流记 / (英) 笛福著; 刘荣跃译. - 北京: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4
(伦洋书坊)
ISBN 7-5302-0770-9

I. 鲁… II. ①笛…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英国
- 近代 IV. I561.4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0286 号

鲁滨逊漂流记

LUBINXUN PIAOLIU JI

(英) 丹尼尔·笛福 著
刘荣跃 译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18 开本 8 印张 193 000 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

ISBN 7-5302-0770-9

1·749 定价: 8.80 元

目录

告诫	/001
风暴	/003
海盗	/006
摆脱奴役	/009
巴西	/014
船只失事	/018
唯一幸存者	/020
最初的日子	/025
日志：食物与住处	/030
日志	/031
日志：自然灾害	/035
日志：生病	/038
日志：康复	/043
日志：岛上探险	/047
日志：泥罐与独木舟	/050
日志：反省	/056
无处脱身	/060
改进完善	/063
脚印	/067
尸骨	/071
恐惧与隐藏	/075
失事船只	/079
奇遇野人	/084
与星期五对话	/088

冒险漂流记

鲁西漂流记

引导星期五	/093
新的计划	/096
野人重返	/100
解放的俘虏	/104
反叛者	/108
收复	/116
回到英国	/120
与星期五的惊险奇遇	/125
重返岛屿	/131

原始状态中的文明人——一个充满奇迹的历险故事（译后记） 刘荣跃/134

告 诫

我于1632年出生于纽约市一个正当人家，虽然我们并非是美国人——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我父亲生活在德国的不来梅，最初居住于赫尔。他从事商品买卖赚了不少钱，然后放下生意来到纽约，在这里娶了我母亲。母亲的亲戚们都叫鲁滨逊，是本国中一个不错的家庭。我因此被叫做鲁滨逊·凯兹纳尔；又由于在英国语言常有讹误，我们现在则被叫做——不，是我们自称为、自写为“克罗塞”——所以我的同伴们也就总这样叫我了。

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是弗兰德斯英国步兵军团的陆军中校，此军团曾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指挥。大哥战死在敦刻尔克^①反击西班牙人的战斗中。至于二哥的情况，我知之甚微，正如父母对我的情况也知道得不多一样。

我是家中第三个儿子，生来不是做买卖的料，早早地在头脑中就充满了周游四方的想法。我父亲十分守旧，他让我获得了足够的知识——家庭教育和一所乡村免费学堂通常也只能做到这样。父亲打算让我从事法律，可我只喜欢出去航海；这一愿望使我强烈地反对父亲的意愿，不，是父亲的命令。母亲和朋友们也极力恳求我，说服我，我均充耳不闻；他们好像让我觉得，我的天性中有种致命的东西，将会直接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幸。

我父亲是个既聪明又严肃的人，他预见到我的想法，提出了认真而非凡的反对意见。一天早上，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里，他因患痛风出不了门。他就此问题非常热心地劝告我，问我除了想漫游四方外，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，离开本国——我本可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引荐，加上用功和勤奋，我会得到不错的收入，过上舒适快乐的生活。他说，那些出去冒险的人，他们希望从冒险事业中寻求发展，希望另辟蹊径以求闻名于世，这样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孤注一掷的绝望者，一种是富有抱负、条件优越者；而这些情况要么离我太高，要么离我太低；我的情况处于中间位置，或可称为普通生活的最佳状态——他从长期的经验中，发现这是世上最好的生活处境，最能给人带来幸福，既不受苦受难，从事机械的劳动，又不受困于上流社会的傲慢、奢侈、野心和嫉妒。他说我可以根据一件事就能断定此种生活的幸福，即其余所有的人无不羡慕这种生活；君王们常常悲叹自己由于生来享有荣华富贵而遭受不幸的结局，希望置身于卑微与高贵两极中间；智者也表明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正当标准——这时他既不求贫穷又不图富贵。

他让我注意观察，说我总会发现悲惨的生活出现在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中；而中流

^① 法国北部港市。

社会的苦难最少，不会经受太多的兴衰，身心不会遭受太多的折磨，不会像那些生活奢侈浪费、十分邪恶的人，或辛苦劳作却缺吃少穿的人，他们那样的生活方式自然会给自己带来不利；而中等生活被视为具有了一切美德和乐趣，宁静与富足使之更加完美；人们以这种方式安宁、平稳、舒适地度过一生，不为身心的辛劳所困扰，不为每天的饭食把自己出卖成生活的奴隶，或为种种困境备感烦恼——它们会夺走一个人平静的身心；不会为强烈嫉妒或暗自渴求非凡的东西而激怒；而是于舒适的环境中在世上安然地走过，明白地品尝着没有苦味的甜蜜生活，感到自己的幸福，而且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对此的认识会更加深刻。

这以后，他一再极其认真、满怀深情地让我别再莽撞了，别再贸然行动，自讨苦吃——无论是大自然还是我所出生的环境，似乎都不让我那样做；我一点没必要为自己的吃饭问题奔波；他会尽力帮我的，会千方百计让我过上他推荐给我的那种生活；如果说我过去在世上并不非常舒适快乐，那必定都是我自己的命运或错误所致，他一点责任没有，因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，告诫过我不要采取他知道会对我造成伤害的措施。一句话，只要我能照他说的留在家里，他会好好对我——他绝不会鼓励我出去，我以后遭到的不幸也与他毫不相关。最后，他说我大哥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也同样认真地劝说过我大哥别去参加“低地国家”^①的战争，可是说服不了，我大哥满怀年轻人的渴望入伍，结果战死；他说他会不断地请求我，但他也贸然告诉我，如果我采取那愚蠢的一步，上帝也不会赐福我的，今后我身陷困境谁也帮不了我时，我也许会在空闲之余想到自己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。

父亲最后的话真的富有预见性，虽然我认为他自己并不知道；我见他说这话时泪如泉涌，尤其是他说到我大哥战死的时候。当他谈到我今后会后悔又没人帮我时，激动万分，停住口，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影响——谁又不会呢？我决定不再想出去的事了，就照父亲的意愿呆在家里。可是哎呀！几天后这一切都被打消了；总而言之，为了不让父亲一再劝告我，几周后我决定离家出走。然而我并没采取最初冲动之下会有的贸然行动，而是见母亲比平常更高兴时找到她，告诉她我一心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决不会安下心来做任何别的事情，我出去最好得到父亲的同意而不是反对；我现在已18岁了，学做生意或做律师年龄都太迟；我敢肯定如果那样，我是决不会学完的，没等到期我肯定会离开跑到海上去；如果她能对父亲说让我去作一次航行，如果我回家后不喜欢航海了，那么我再也不出去，保证以双倍的努力夺回我失去的时间。

这使我母亲大为生气。她说和我父亲谈这样的事毫无意义，他非常清楚我的兴趣所在，决不会答应任何会对我造成伤害的事；我和父亲有了那一番谈话，而且她知道他的言词还那么温和亲切，她真不明白我怎么还会想到这样的事；总之，如果我就这样把自己毁了，什么帮助也得不到的；不过我可以相信，他们是决不会同意我的；就她而言，她不愿对让我毁灭的事过多插手；我也绝不应说母亲同意，父亲反对。

^① 指西欧的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三国。

虽然母亲拒绝向父亲提议这事，但我后来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都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先是表现出极其焦虑的样子，然后叹息着对她说：“那孩子呆在家里或许会幸福，可他如果出去，会成为世上最可怜的人的。我不能同意。”

风 暴

直到快一年后我才终于挣脱出来，尽管我一直对所有让我留下来做买卖的建议坚决不予以听从，经常劝说我父母，说他们对所知道的我的兴趣爱好给予了如此强烈的阻止。可是有一天我偶然去赫尔，当时并没打算离家出走。来到这儿后，碰上我的一个伙伴要坐他父亲的船去伦敦，他极力让我同他们一起去，使我受到海员们那种常有的诱惑，即我出去航行一分钱也不用花。于是我既没征求父母的意见，又没给他们捎个信去，而是让他们以后从别人那里听说好啦。我没有乞求上帝或父亲的赐福，丝毫没考虑我的情况或结果会如何，在一个天知道是多么不好的时候，即1651年9月1日，乘上了一艘前往伦敦的轮船。我想，绝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冒险者，所遭遇的不幸会比我的来得更快，更长久。轮船刚离开就刮起大风，海上卷起惊涛骇浪；我是第一次出海，吓得无法形容，心里也害怕极了。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所做的事，由于我的不良行为——离开自己的家，放弃自己的责任——我受到上天多么公正的审判；父母的那一切很好的建议，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恳求，这时重新回到脑中，我的良心还从没经受过如此剧烈的冲击，这时也在责备我不听上帝和父亲的劝告，违背了对他们的责任。

这段时间风暴越来越猛，我从没到过的海面也卷起巨浪，虽然它与我后来见过的许多次海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；不，就是与几天后见到的海浪相比也不值一提。可当时对我的惊吓确实很大，我只是个年轻的水手，对这样的事一无所知。我预料每一个海浪都可能把我们吞没，心想每次船沉下去时都会没入深渊，我们再也无法浮出水面；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断地发誓，下决心，说如果这次航行上帝愿免我一死，如果我能再次到达海岸，那么我会直奔家中，今生今世再也不登上轮船；我会听从父亲的劝告，再也不像这样自讨苦吃了。现在我才清楚地明白了，父亲所说的中等生活是多么美好，他一生过得多么安然舒适，从不遭受大海的风暴，也没有陆地上众多的麻烦。我像一个真心忏悔的浪子，决意回到父亲身边。

我在作这番明智而严肃的思考时，风暴还在继续，并且持续了好一段时间；不过次日狂风减弱，海面趋于平静，我稍微习惯了一点。然而这一整天我仍很阴沉，还有点晕船。晚上时天气晴了，风完全停止，出现了一个美丽迷人的夜晚。清晰的太阳西沉下去，次日又冉冉升起；此时几乎没有风，海面一片平静，太阳照耀在上面，我想这真是我见到过的最可爱的景色。

晚上我睡得很好，不再晕船了，心情十分高兴。我惊奇地看着大海——它昨天还那

么汹涌可怕，但没过多久却变得如此平静，令人愉快。瞧，为了不让我仍然怀有那些坚定的决心，怂恿我离开的朋友这时来到我身边。“嗨，鲍勃，”他说，拍拍我肩膀，“怎么样？我敢说你昨晚是被那一点点风吓住了，对吧？”“你说一点点风？”我说，“那真是一个可怕的风暴。”“还风暴呢，你这个傻瓜，”他回答，“你把那叫做风暴？唉，它根本不算回事儿。只要我们有一艘好船和自由活动的地方，我们才不把那点风放在心上呢。你还只算是个内河水手，鲍勃。来，咱们做一钵混合甜饮料，把那一切都忘了。现在你看见多么迷人的天气了吧？”我的这部分故事是令人忧郁的，为了减少它的痛苦，我们像所有水手那样，制作起混合甜饮料来，我大喝了一番，在一晚的放肆中把所有忏悔、所有对我过去行为的思考、所有将来的决心都打消了。总而言之，由于风暴停息，大海复归于平静，所以我那些急切的想法也没有了；我也忘记了被大海吞没的担心和恐惧，先前的渴望又回来了，我因此把痛苦时所起的誓和作的保证忘得一干二净。的确我也时时思考，那些严肃的想法不时回到我脑中；可我设法摆脱它们，像摆脱疾病一样。我不断喝饮料，常与朋友在一起，不久便控制住了那一阵阵的想法——我是这么叫它们的——五六天后我便在心中取得了彻底胜利，任何一个决心不再为之烦恼的年轻人都会如此。我还想经受另一次考验；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上天会像通常那样决意毫不管我，毫不原谅。因为如果我不把这当作是一次解救，那么下次我将遇到的危险连最不幸、最麻木的人也会承认是很大、且令人同情的。

在海上的第六天，我们来到“雅茅斯路”；此时刮的是逆风，天气平和，我们自从风暴后并没行驶多远。我们不得不在此停泊，因仍然刮着逆风，即西南风，所以我们呆了七八天，这期间有许多船从纽卡斯尔^①来到这里，把“雅茅斯路”当作普通的港口，轮船可以在这里等待刮向河流的风。

但我们并没在这里停泊多久，若不是因为风太大，我们已随潮水向河流漂去。我们呆了四五天后风势有增无减。可是大家认为此处是个不错的港口，很适合停泊，加上我们的泊船具又很结实，所以船员们并不担心，丝毫不害怕危险，只管照海员的方式休息，寻求开心。第八天早上风势加剧，大家全部出动，把中桅等各处调整加固，让船尽可能航行顺利。中午卷起巨浪，船的前甲板倾斜着，涌入一些海水，我们有一两次以为锚已脱掉。船长命令取出备用大锚，因此我们行驶时前面就有两具锚，锚链绷得紧紧的。

此刻风暴的确猛烈，即使在船员们的脸上我也看见了惊恐的神色。船长尽管机警，很善于维护轮船，但当他从我旁边的船舱进进出出时，有几次我也听见他在低声自言自语：“天啦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，我们会沉没的，我们会完蛋的。”等等。在最初的慌乱中，我傻乎乎的，一动不动躺在统舱里，说不出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。我很难再像第一次那样后悔，显然我已将此种悔恨践踏，坚决抵制了。我心想，死亡的痛苦已过去，这次危险也会像第一次一样不足挂齿。可当船长经过我身边，如我刚才所说，说我们将会沉没时，我害怕极了。我起身离开船舱，向外面看去，从没见过如此阴沉的景象：排山倒海的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。我能环顾四周时，只看见附近一些遇难的

^① 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市。

船。我们发现两只近旁的船只桅杆已折断在船舷边，船体被水深深淹没。船员们大叫着我们前方约一英里远处的一艘船沉陷了。另有两只船从锚地被冲出“雅茅斯路”，非常危险地漂到大海中，连一只桅杆都没有了。那些作导航用的灯船行驶得最好，在海上它们十分轻盈；不过有两三只这样的船经过我们时，也只剩斜杠帆在风中飘舞了。

傍晚时，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长让他们砍断前桅，可他极不愿意。水手长明确告诉他那样下去船会沉没的，他才同意了。他们把前桅砍断时主桅变得极其松散，轮船颠簸得厉害，他们不得不把它也砍掉，使甲板上空了出来。

我不过是个年轻的水手，才不久经历过这样的惊吓，任何人都能判断出面对这一切我处在怎样的状况中。可如果事情过去这么久之后，我现在还能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思，那么鉴于我最初的坚定信念，以及后来我悔悟，后又作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决心，我当时的恐惧比面临死亡还大十倍。又加上风暴的威胁，我的处境真是无法形容。然而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，风暴仍很剧烈，连船员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从没遇到过比这更坏的遭遇。我们的船虽然很好，但此刻也深深陷入水中，猛烈颠簸，船员们不时大喊着船要沉了。我当时不懂“founder”^①指什么，这就某一点而言对我是有利的；事后我一问才知道它的意思。可风暴实在疯狂，我目睹到罕见的情景；船长、水手长和另几个人显得更理智一些，他们祷告着，料想船随时会沉入海底。我们面临重重危难；半夜时分，有个人到船下面去看看，只听他大叫着船又漏水了，另一个人说货舱里已进了4英尺深的水。于是大家都被叫到抽水机处。一听这话，我想我的心脏就像死了一般，本来我坐在舱里的床上，这时一下向后倒在床边。一些男人把我弄醒，说我以前什么事也做不了，可现在像别人一样抽水是行的；我因此站起身，走到抽水机处奋力干起活来。这当中，船长看见一些煤船船员，他们因无法经受风暴，被迫悄然出走，漂向大海，这时想向我们靠近；船长命令开一枪作为遇难的信号。我毫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万分吃惊，以为是轮船破裂或发生了可怕的事。总之，我震惊得晕了过去。每当此时，人人都只想到如何自己保命，所以谁也不在乎我，或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另有一人向抽水机走来，用脚把我蹬开，让我躺在地面上，以为我死了。过了很久我才苏醒。

大家不断抽着水，可货舱里的水有增无减，船将沉没是显而易见的；尽管风暴有所减弱，但它不可能让我们漂入某个港口，所以船长继续开枪求救。我们的前方正好有艘灯船，这时上面的人冒险放出一只小船救我们。小船要靠近我们相当危险，而我们也不可能上去，或不可能让小船靠近船边。最后，小船上的人奋力划着，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，我们的人把一根系有救生圈的绳向他们的船尾抛去，绳子放得很长。他们费了很大力、冒了极大危险才把绳抓住，然后我们把他们拉到船尾，全部下到小船里。上了小船后，无论他们还是我们想到达他们的船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因此大家同意任船漂流，只是尽量让它靠岸。我们船长向他们保证，如果到岸后船被损坏，他会向他们船长赔偿的。这样小船一半被划着一半被风浪推着，向北方漂去，几乎是倾斜着漂到遥远的温特唐海峡岸边。

^① “沉船”的意思。

我们离开自己的船还不到一刻钟，就看见它沉没，这时我才第一次明白一艘船在海上“founder”是什么意思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当船员们告诉我船正在沉没时，我简直无法抬眼看它——自从他们把我放进小船而非我自己进去时起，我的心脏就像死了一般，既由于受到惊吓又因为想到我所面临的困境。

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中，大家努力把船向岸边划去，当小船置身浪尖时，我们看见了海岸，有许多人沿岸跑着来救我们。可是我们靠岸的速度很慢，直到过了温特唐的灯塔才到达岸边，这儿的岸偏向西边朝着克罗梅尔，使风势有所减弱。我们就在这里上了岸，虽困难也不小，但全都安然无恙。随后我们步行去了雅茅斯，作为遇难者，我们受到镇上的官员们极其仁慈的接待。他们分配给我们很好的住处，这些都是由某些特定的商人和船长提供的；我们还得到足够的钱，无论去伦敦还是回赫尔都行，只要我们认为合适。

海 盗

假如我现在理智一些，回到赫尔，回到家中去，那么我会过上幸福的生活；我父亲是神圣救世主的寓言的象征，他会为我杀掉最肥的牛。他先听说我坐的船在“雅茅斯路”被卷走，很久后才确信我没被淹死。

可也是我命不好，我固执地要继续前进，什么也阻挡不了。虽然有几次出于理智和冷静的判断，我大叫着要回家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不知道应把这称为什么，也不愿极力声称它是统治一切的秘密天意，这天意急于让我们成为毁灭自身的工具——即使毁灭就在眼前，我们还睁开大眼向它扑去。毫无疑问，伴随这种天意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苦难，我是不可能幸免的，它会把我向前推去，不顾我在冷静思索中得到的理智推论和说服，不顾我在刚想出来时父母那些明白无误的告诫。

我的朋友，船长的儿子，先前还让我坚定一些，现在比我更退缩。我们离开雅茅斯后他第一次见到我时——那是在两三天后，因为我们被分开住在镇上——我是说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声音都变了，显得非常忧郁，摇着头问我怎样。他告诉了父亲我是谁，如何赶上这次航程，只为经受一次考验以便今后走得更远。他父亲把身子转向我，用极力严肃担忧的声调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再也不应该到海上来啦。你应该把这看做是不适合做海员的明显标志。”“哎，先生，”我说，“难道你再也不航海了吗？”“那又是另一回事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的职业，因此也是我的责任。可你只是把这航行当做一次考验，也看到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上天对你所期望的事都让你尝到了什么。也许就因为你我们才遭受这一切

不幸的，你就像是‘塔希斯’船上的约拿^①。请问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你想做什么？干吗要到海上来？”于是我对他讲了一些我的故事，听完之后他奇怪地大发雷霆，说：“我作了什么孽呀，让你这个不幸的家伙跑到我船上来了？给我一千英镑我也不会和你同上一条船了。”我说，他精神的确有点失常，这都是因为想到他的损失所致，并且他说的话也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。然而后来他非常认真地找我谈话，劝我回到父亲身边，别让上天将我毁灭，说我可以清楚看见上天在用他的大手阻止我。“相信吧，年轻人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不回去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只会遇到灾难和失望，最终你父亲的话会在你身上应验的。”

我们不久后便分了手；我没怎么回答他，也没再看见他，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。至于我，我怀揣着一点钱，从陆地上向伦敦赶去。即使在大路上，我也为自己该走怎样的生活道路，是应该回家还是应该航海展开过许多次思想斗争。

说到回家，即便是我想到的最好意图，也会因为耻辱而受到阻碍。我立即想到邻居们会怎样嘲笑我，我不但无脸见父母而且无脸见任何人——从他们身上我经常看见人类的一般性情是多么矛盾和荒谬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本应具有正当理性的。就是说，他们不为犯罪感到耻辱，却为后悔觉得丢脸；不为被正当看作是傻瓜的行为害臊，却为走回头路不好意思，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被看做是聪明人。

我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度过了一段时间，不明确该采取什么办法，走什么样的路。我仍然坚决不愿意回家；在停留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渐渐淡忘了遇到过的灾难，回去的一点点动机也随之消失，最后我完全把它置之度外，一心想着远航。

我最初就是受着不好影响离家出走的，匆忙中产生疯狂而忙乱的赚钱念头，情不自禁有了种种奇思怪想，以致对于一切善意的忠告、恳求甚至父亲的命令充耳不闻。瞧，就是这样的影响——不管它是什么——让我看到了所有冒险中最不幸的事。我搭上了一艘去非洲海岸的船，或者用水手们通行的话说，就是去几内亚。

我真是相当不幸，在这一切冒险中我并非是个正式的水手。所以虽然我的确可以干得更卖力一些，但我还是知道了一个普通水手的职责，最终当个大副或二副是没问题的，尽管当船长不行。可是我的命运历来就不好，在这里也如此——我衣袋里揣着钱，身上穿着好衣服，在船上总像个绅士，既没事做又不去学。

我在伦敦遇上了相当不错的朋友，这首先也算是我的运气，而像我这样散漫自由的年轻人并不总有这种运气的，魔鬼通常不会忘记早早地给他们设下陷阱。但我不是这样，我一开始就认识了一位船长，他曾去过几内亚海岸，在那儿获得成功，所以决定再去一次。他对我的谈话感兴趣，这在当时也并非完全令人讨厌。他听我说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告诉我如果愿意同他一起航海，我一分钱都不用花；我可以随时跟在他身边，吃饭也在一起；如果我能带点什么，那么买卖会给我带来不少好处的；或许我还会受到极大鼓励呢。

我欣然接受这个建议，与船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，他为人诚实坦白。我跟随他出去

^① 《圣经》中的先知，喻指灾星。

航海，并带了一点做生意的东西——在诚实无私的船长朋友鼓励下我又增加了不少，照他的指点买了40英镑的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。我与一些亲戚通过信，这40英镑就是他们资助的，我想他们是得到我父亲或至少是母亲的支持，为我第一次冒险捐了这么多的钱。

可以说，在我所有的冒险中，唯有这次航行才是成功的，这都归功于我那位诚实正直的船长朋友。也就是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学到足够的数学知识和航海规则，知道如何报道轮船的行程，如何观察，总之懂得了一个水手需要明白的东西。他喜欢向我介绍，我也乐于学习，一句话，这次航行我既成为水手又成为商人。我带回5磅9盎司金粉，回到伦敦时卖了近300英镑，我因此满怀抱负，它们使我从毁灭中走了出来。

可即使在这次航行中，我也有不幸的事，尤其是我一直患热病，因为气候酷热——我们的主要交易都在从北纬15度到赤道线一带的海岸上。

现在我被看做是一名几内亚商人。使我大为倒霉的是，我的船长朋友回来不久竟奄奄一息了。我决定再作一次同样的航行，与他先前的大副、此时的船长登上同一艘船。这真是人类最不幸的航行。我只带了100英镑刚赚到的钱，剩下200英镑托朋友的遗孀代管，她对我很好；然而这次航行中我遭遇了可怕的灾难。首先是，我们的船在驶向加那利群岛或在这些岛与非洲海岸之间时，在一个阴暗的早晨遭到一艘土耳其“沙勒”港海盗船的袭击，它扬起所有风帆对我们紧追不舍。我们也尽可能鼓起全部风帆以摆脱它，但发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不出几小时一定会追上来的，因此我们准备战斗。我们船上有12只枪，那个恶棍却有18只。大约下午3点时他终于追上来了，本打算斜穿过我们的船尾，却错误地横穿过船舷后部。我们用8只枪对准那一边，向他们连连发射；他们开枪还击，并让船上近200名海盗用小型武器攻打我们，然后不得不离开。我们没一个人受伤，大家都躲藏得很好。他们准备再次攻击我们，我们也准备自卫。他们第二次攻击我们的另一边船舷后部，让60名小盗爬上了甲板，他们一上来就把甲板和帆缆乱砍乱劈。我们也用各种小型武器猛烈还击，再次将他们从甲板上打退。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，简单地说，我们的船最后被打坏了，3人遭杀，8人受伤，我们只好投降，全部被俘，送到属于摩尔人的“沙勒”港。

我所受到的对待，并非像最初担忧的那么可怕。我没有像其余的人那样，被带到该国皇帝的法庭里，而是让海盗船的船长作为正当的战利品收留，成为他的奴隶，因我既年轻又灵活，适合帮他。我从商人一下成为奴隶，这种变化真是出人意外。我被彻底打垮了。我回想起父亲的预言，他说我会遇上不幸的事，谁也不会救我，我想他的话此刻真的应验了，我陷入最糟糕的处境。上天的大手已将我打倒，我算是彻底完蛋。可是天啦！我实际仅仅才尝到一点苦头呢，从后面的故事中即可看出。

当新的保护人或主人把我带回家时，我希望他出海时也把我带去，相信他总有一天也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军舰捉住，这样我就可获得自由。可这一希望不久丧失了，他出海时把我留在家照管小花园，让我在家中干些奴隶做的苦活，出海归来时又让我住在船舱里照看他的船。

我在这儿一心想着逃跑，想着用什么方法才能成功，但一个个办法根本不可能。任何假定都是不合情理的，我无法把这事讲给任何人听，以便得到合作；没有奴隶伙伴，

没有英国人、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，只有我自己。所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我虽时常乐于自己的想像，但从没一点令人鼓舞的希望将其付诸实践。

摆脱奴役

大约两年后，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，使我再次产生逃跑的念头。我的保护人更长久地呆在家里而不把船装备好，我听说是因为缺钱。他常每周一两次带上舢板出去钓鱼，天气好时去得更多。他总是带上我和一个年轻的摩尔人帮他划船，我们也让他十分快活；原来我捉鱼还非常灵活呢，以致他有时派给我一个摩尔人去为他捉一盘鱼吃，这人是他的亲属，他们叫他小伙子莫尔斯科。

在一个极为平静的早上，我们又去钓鱼，这时升起浓雾，尽管我们离岸不到半里格^①，却看不见它。我们划了整整一天一夜船，不知在哪里，等到次日天亮时才发现已划入大海而非划向岸边。这时我们离岸至少有两里格。不过我们仍安然回到岸上，尽管颇费了些力气，遇到不少危险，因为早上的风刮得很大，而尤其是我们都太饿了。

这次灾难使我们的保护人受到警告，他决心今后要更加小心了。他旁边就放着附属于他驾驶过的英国轮船的舢板；他决定如果没有指南针和一定装备就不再出海钓鱼。所以他让原在轮船上的木匠——也是个英国奴隶——在舢板中间建了个小舱，像驳船的一样，人可站在小舱后面掌舵，拉回主帆索，前面也能站一两个人操作船帆。船是靠人们称做三角帆的船帆行驶的，帆杠在小舱上摇来摇去。小舱低矮舒适，主人可躺在里面，身边带着一两个奴隶，另外放上一张餐桌，还有一些小贮藏箱放他认为适合喝的酒，特别是他的饼干、大米和咖啡。

我们经常驾着这只小船出去钓鱼，由于我在这方面非常机警灵活，主人出海总把我带在身边。有一次他又与人约好驾这只船出去，或是为寻乐或是为钓鱼，并带了两三个很能干的摩尔人，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格外优厚的衣食条件。转眼间船里就装上了远比平常多的东西，他另外吩咐我准备好三只引信，带上火药和沙弹，这些东西都放在他的轮船上。主人安排大家这样做，既是想猎取野禽又是想钓鱼。

我照他的吩咐把一切准备就绪，船洗得干干净净，旗帜和悬挂物全部取掉，一切都为他的客人进行了调整，就这样我们等待着次日来临。但不久主人独自来到船上，说客人有事暂时不能去了，让我像平常一样带上那个男人和男孩驾船出去捉鱼，因他朋友要在他家吃晚饭。他说我一捉到鱼就送到他家里，我因此作好了准备。

此刻先前的脱身的念头又突然闯进我脑中，因我发现有可能自己指挥一只小船了。趁

^① 里格，长度名，约为3英里。

主人不在，我又作好远航而不仅是钓鱼的准备，虽然我不知道也没来得及考虑应驶向哪里——只要能脱离这里，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。

我的第一个计谋，就是假装对那个摩尔人说弄些吃的到船上，决不能随便动用主人的饼干。他说是的，就把一大篮饼干之类的食物和三罐淡水放到船上。我知道主人放酒的箱子在哪里，从它们的牌子上看显然是来自英国的战利品。趁摩尔人在岸上时我把它们搬进船里，好像是以前就已替主人放上去的。我还把一大块一半多英担^①的蜂蜡弄到船上，另外带了一包麻线、一把短柄小斧、一副锯、一只锤，它们后来都相当有用，特别是作蜡烛的蜂蜡。我用的另一条计摩尔人也天真地相信了。他名叫伊斯梅尔，大家叫他马利，或莫利，于是我对他说：“莫利，主人的枪放在船上，你能弄点火药和沙弹吗？我们或许可以为自己打些‘阿克米’（一种像麻鹬的禽），我知道主人平时就把弹药准备到船上。”“好的，”他说，“我去拿些来。”说罢他去拿来两大皮袋东西，一只装了一磅半以上的火药，另一只装了五六磅沙弹和子弹，全都放到船上。同时我在主人的大舱里还发现一些火药，便把一个大木箱腾空放进去。就这样我们装备好一切需要的东西，驶出港口钓鱼去了。港口城堡里的人知道我们是谁，没管我们；我们离港后仅半英里就扬起风帆，顺风而下。此时风从北东北^②而来，与我的愿望相反，如果风来自南方我肯定会驶向西班牙海岸，至少要到达加的斯海湾。但不管风吹向哪里我都决心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，其余的就听天由命了。

我们钓了好一阵子鱼，什么也没钓到，即使鱼上了钩我也不会拉起来的，以免让摩尔人看见。我对他说：“这样不行，我们不能让主人失望，得再把船开远一些。”他想也没什么害处，就同意了。他在船头扬帆，我在后面掌舵，把船又驶出去近一里格远，然后停下装出要钓鱼的样子。我把舵交给男孩，朝摩尔人走过去，好像是俯身去他后面拿什么东西，猛然从他胯部下用胳膊将他推下大海。他立即就像浮标一样冒上来，大声叫我，求我让他上船，说他愿意跟我去任何地方。由于几乎没有风，他跟在船后游得很快，不久就会赶上来。我走进船舱取出一只猎枪，对着他说我并没伤害他，如果他安静些我是不会伤害他的。“瞧，”我说，“你游泳很不错，游到岸上没问题，海水又平静。你尽量游上去吧，我不会伤害你；可假如你要靠近船，我就会打穿你脑袋。我已决心获得自由。”这样他才转身向岸边游去，他真是出色的游泳手，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轻易游到岸上。

我本来是高兴带上摩尔人而让男孩淹死的，可是我不能冒险去相信他。他走后我转向男孩，他们叫他埃克斯雷，我对他说：“埃克斯雷，你要是对我忠诚，我会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否则的话，”我对天发誓道，“我同样会把你扔到海里去。”男孩对我面带微笑，非常无辜地说我不能够怀疑他，他发誓会对我忠诚的，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我。

我还能看见那个游泳的摩尔人。这时我让船直接朝向大海，宁可顺风而行，这样人

① 英担，重量单位，等于112磅。

② 即正北以东22°30'。

们也许认为我们是向海峡口去（凡有头脑的人的确都会这么想）。谁又会想到我们是往南驶向真正的野人的海岸呢，那儿一定有各个部落的黑人驾着小筏子把我们围住，消灭；那儿我们无法上岸，只会被野兽或更凶残的人吃掉。

可是天一黑我就改变了航向，略为偏东直接驶向南边，以便不要离岸太远。此刻海风顺利清新，海面平静，我行驶的速度很快，次日下午我看见陆地时，相信至少已在“沙勒”港南边150英里以外，远离了摩洛哥皇帝的领地或任何附近国王的领地，因为我们没看见一个人。

然而我对摩尔人极其害怕，非常担心会落入他们手里，所以我不愿停下或靠岸，尽管风仍顺利，直到我又这样行驶了五天。这时风开始向南，我断定如果我们的船来追，现在也会放弃了。于是我冒险驶向岸边，在一小河口停下。我不知道这是在哪里，纬度多少，什么国家，什么民族或什么河流。我没有看见、也不想看见人，我最想得到的就是淡水。我们是傍晚驶进河湾的，决定天一黑就游到岸上，去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；可一到这时，我们就听见不知为何物的野兽发出极其可怕的吠叫声、咆哮声和嚎叫声，把可怜的男孩都快吓死了，他求我等天亮了再上岸去。“唔，埃克斯雷，”我说，“那么我不上去。不过白天我们会看见人，他们会像狮子一样对我们凶猛。”“那我们就用强（枪）打他们，”埃克斯雷笑着说，“让他们走该（开）。”埃克斯雷就是用这种我们奴隶谈话的语言说英语的。不过我很高兴看见男孩那么快乐的样子，给了他点酒喝让他心情好些。毕竟埃克斯雷的建议不错，我也就采纳了。我们抛下小锚，一晚上都静静躺着；我说静静躺着，是因为丝毫没睡！两三个小时后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巨型生物（不知叫什么）来到海边，跳进水里，高兴得又是打滚又是洗身子，让自己凉快。他们发出如此可怕的嚎叫，我还从没听到过这样的叫声。

埃克斯雷大为惊恐，我也如此，可当我们听见一个巨大生物向着船游过来时，这种惊恐更是有增无减。我们看不见它，不过从它呼吸的声音看，它是一只奇怪的巨型猛兽。埃克斯雷说是一只狮，我想也许是；可怜的埃克斯雷大叫着让我起锚划开。“不，”我说，“埃克斯雷，我们可以解开缆索，让它带着浮标，然后我们再划到海上，它们跟不了多远的。”我话一说完就发现那只生物（无论是什么）离我们近在咫尺，使我大吃一惊；我立即走向舱门口，拿起枪向它射击，它这才马上转身向岸上游去。

听见枪响，沿岸以及附近高处传来可怕的嘈杂声和嚎叫声，简直无法形容，我有理由相信那些生物从没听说过枪声。我因此确信晚上绝不能到那个岸上去，至于白天如何冒险上岸也是一个问题；落入任何野人手里与落入狮子和老虎口里一样糟糕，至少我们对其危险同样担忧。

但我们总得在什么地方上岸找水，船上的水只剩下一品脱^①了，现在的关键是何时何地上岸。埃克斯雷说如果我让他带只罐到岸上，他愿意上去看看，如有水就带些回来。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去？为什么我不去让他留在船上？男孩的回答充满了感情，使我从此很喜欢他。他说：“如果夜（野）人来，他们吃我，你可走该（开）。”“唔，埃克斯

① 品脱，液量单位，等于0.568升。

雷。”我说，“我们两个都上去，夜（野）人来了我们把他们杀死，他们一个也吃不到。”然后我把前面提到的饼干和主人箱里的酒拿一点给埃克斯雷吃喝，在认为适当的地方向岸上靠近，再蹚上岸，只带着武器和两只装水的罐子。

我不愿看不见船，害怕野人的筏子沿河过来，可男孩看见上面约一英里远有个低地，便漫步过去，不久后我看见他向我跑来。我以为他是被某个野人追赶或某只野兽惊吓，跑上前去救他，等近了才发现他肩上挂着什么东西，是他用枪打到的动物，像兔子一样，但颜色不同，腿也更长些。不过我们都很高兴，可以美餐一顿；并且可怜的埃克斯雷还告诉我一个令人大为快乐的消息——他找到了很好的水，没看见任何野人。

但我们后来发现用不着为水操太多的心，就在所处的小河上方不远处，我们发现退潮后留下的淡水，它只流出一点距离。于是我们把水罐装满，美餐了一顿兔子，准备继续往前走，在这片地方根本没看见人的足印。

由于我到过一次这里的海岸，所以很清楚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^①离这儿不太远。可我没有仪器观察以便知道我们的纬度多少，也不确知或至少记得它们的纬度是多少，这样就不明白从哪里寻找它们或何时离开岸边驶向它们；否则，我会很容易发现这些岛屿的。我的希望是，如果我沿岸行驶，一直来到英国人做买卖的地方，我就会根据通常的商标发现他们的轮船，从而获救。

依我最佳的预测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一定就是那片地方，它位于摩洛哥皇帝的领土和黑人居住地之间，荒无人烟，只有野兽出没。黑人害怕摩尔人，遗弃这里跑到南边更远的地方。摩尔人因其贫瘠荒凉也认为不值居住。而他们都放弃这里的原因，的确是老虎、狮子、豹子和其他猛兽太多。为此摩尔人只把这里作为狩猎地，他们像部队一来就是两三千人，在海岸上拉了近一百英里的长线。我们白天看到的不过是一片荒芜人烟之地，夜晚听到的不过是野兽的嚎叫和咆哮。

有一两次在白天时，我以为看见加那利群岛的最高点“特德峰”，真想冒险过去。可我试了两次，由于刮的是逆风，海浪太高，我被迫退回，决定仍照最初的打算沿着海岸行驶。

离开这里后，有几次我不得不上岸去找淡水。特别是一天早晨，我们来到一处很高的陆地岬角下面停住，这时正值涨潮，我们静静呆着，想往里面再进去一些。埃克斯雷的眼睛好像比我的更尖，他轻轻叫我，说我们最好离岸远一点。“你瞧，”他说，“那个小丘边上爬着一只可怕的怪物，睡得很死呢。”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真看见一只可怕的怪物，是一只奇大无比的狮子，正趴在岸边，仿佛被头上一块悬垂的地遮着。“埃克斯雷，”我说，“你到岸上去把它杀了。”他显出恐惧的样子，说：“我杀，他一狗（口）还把我吃了呢。”我没再对他说什么，只让他静静呆着，自己拿到最大的一支枪，口径几乎像滑膛枪的一样。我把它满满装上火药，另外装了两粒弹丸，放在一边，再把另一支枪装上两颗子弹，第三支枪装上五颗更小的子弹——我们一共有三只枪。我用第一支枪瞄准它，本来是可以打中脑袋的，可它的一只腿略高过鼻子，子弹打到它膝盖周围的腿部，

^① 佛得角，塞内加尔西部（非洲最西端的岬角）。